



西方民主理论书系

主 编 李 强 景跃进 | 执行主编 谈火生

THEORIES OF DEMOCRAC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Frank Cunningham

Frank Cunningham

[加]弗兰克·坎宁安 著

谈火生 年玥 王民靖 译

民主理论导论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方民主理论书系

主 编 李 强 景跃进
执行主编 谈火生

民主理论导论

Frank Cunningham
[加]弗兰克·坎宁安 著

谈火生 年玥 王民靖 译

Theories of Democrac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st Edition / by Frank Cunningham / ISBN: 0-415-22878-6

Copyright © 2002 by Routledg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出版公司出版, 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JILIN PUBLISHING GROUP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出版并在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Taylor & Francis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97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理论导论 / (加)坎宁安著; 谈火生, 年玥,
王民靖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6

(西方民主理论书系)

ISBN 978-7-5463-3019-8

I. ①民… II. ①坎… ②谈… ③年… ④王… III.
①民主 - 理论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5595号

书 名: 民主理论导论
著 者: [加拿大]弗兰克·坎宁安
译 者: 谈火生 年玥 王民靖
出 品 人: 周殿富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曹海军
责任编辑: 顾学云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5463-3019-8
定 价: 3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总 序

法国哲人托克维尔曾敏锐地注意到,现代社会的平等化趋势将导致民主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然而,令他痛惜的是,面对这种潮流,“国内最有势力、最有知识和最有道德的阶级,根本没去寻求驾驭革命的方法,以便对它进行领导。因此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使民主就像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力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样,而独自壮大起来。在它突然掌权之前,人们似乎还不知道它的存在。但在它掌权之后,人们对它的一小点要求都百依百顺,唯命是从,把它崇拜为力量的象征”。因此,托克维尔呼吁,“一个全新的社会,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

应该说,在托克维尔时代,“民主”作为一个概念,其负面意义远大于正面意义,民主尚不具备强烈的意识形态感召力。但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俨然演变为最具意识形态正当性的诉求,成为几乎所有政治派别与政治运动自我标榜的标签。

置身于政治合法性如此依赖民主的时代,面临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重大使命,中国的知识界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需要一门关于民主的“新政治科学”。这门科学至少必须回答如下问题:民主的本质及其内在逻辑是什么?西方主要国家在历史上如何构建起民主制度?西方民主的具体制度中哪些体现了民主原则的本质要求,哪些仅仅

是一时一地为了应对特定需求而作出的偶然反应？民主与中国传统是否可能有某种契合？或者退一步说，中国传统是否包含着某些虽不符合西方民主原则，却可能满足现代性政治需求的因素？

为了回答这样一些问题，需要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政治理论的研究方法，譬如，理性的价值及其局限性，政治秩序的本质及结构，人类政治秩序的多样性以及普遍主义人类的可能性；需要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追溯民主在西方的历程及内在逻辑；需要在超越西方社会科学现行范式与语言的基础上思考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本质与结构。

这些工作需要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这套丛书希望对这一伟大事业略尽绵薄之力。丛书将选择译当代西方有关民主理论、制度与运行的重要著作。选择标准有三：其一，对民主的内涵、本质及关键理念有深入探讨，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偏见或人云亦云之俗见，见微知著、明察义理之著述；其二，对民主理念与制度在西方的历史沿革、近代命运有精湛分析，能够揭示历史之真正逻辑的著述；其三，尽管在吾人看来或不具有高深学问与深刻洞察，然而在当今世界影响广泛，被视为研究民主必读之经典的著述。三类作品或正或反，均可为他山之石，或可拓宽国人视野，提供知识启迪；或可让国人一窥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堂奥及其不足，刺激国人思考，俾使我们在探索民主道路时作出更为审慎的选择。

李强

2010年5月于北京大学

鸣 谢

本人非常荣幸能应丛书主编大卫·阿恰德(David Archard)和罗纳德·贝纳(Ronald Beiner)之邀,为劳特里奇出版社撰写这本《民主理论导论》。全书的宗旨和框架我将在第一章的开篇即予申明。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阿恰德教授和贝纳教授、纳德·哈希米(Nader Hashemi)以及出版社其他同仁的无私帮助。在此,我要为以下诸君对本书初稿提出的颇有价值的参考意见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是德里克·艾伦(Derek Allen)、福布斯(H. D. Forbes)、约瑟夫·希斯(Joseph Heath)、林德·兰格(Lynda Lange)、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理查德·桑德布鲁克(Richard Sandbrook)、梅莉莎·威廉姆斯(Melissa Williams)。尽管本书并非由课堂讲稿整理而成,但我还是要感谢多伦多大学的学生们,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选修了我关于民主理论的课程,他们在课堂上提出的很多中肯而富有洞察力的建议让我受益匪浅。本书的写作与爱妻玛丽卡·奥玛索(Maryka Omatsu)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她的无私奉献使我能全身心投入,进展也因此比预期中的顺利得多。

弗兰克·坎宁安

2001年8月于多伦多

目 录

图表目录	1
鸣谢	1
第1章 导言.....	1
第2章 民主的问题	19
第3章 自由民主	35
第4章 自由民主及其问题	68
第5章 古典多元主义	96
第6章 耦合秩序	134
第7章 参与民主	162
第8章 民主实用主义	186
第9章 审议民主	212
第10章 激进多元主义	239
第11章 民主理论的应用:以全球化为例	258
参考文献	284
主题索引	316
人名索引	326
译后记	338

图表目录

图 1	民主的三个维度	14
图 2	皮特金对代表的分类	122
图 3	选民和政党之间的变量关系 (Downs 1957:118—119,122)	139
图 4	影响民主决策的变量(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 71)	142
图 5	评估民主的理由	199
图 6	全球民主的领域(Saward 2000; 39)	282

本书的目标是提供一幅当代民主理论的地图,但这幅地图上的景点是经过挑选的。就如一幅真的地图一样,那些熟悉民主理论的读者会发现,很多重要的细节在这幅地图上都付诸阙如。学过制图的人都知道,绘制地图可以采取各种策略,这些策略之间可能差别非常大。尽管如此,本书并不准备预先为读者提供一幅民主理论的全景式描述。相反,它仅仅聚焦于某些区域,而不是世界各地,更准确地讲,这幅地图仅仅局限于西欧或北美的民主理论,甚至更窄,仅限于以英语写作的民主理论家,或已被翻译为英文并得到广泛传播的民主理论家。这么做的理由并不是因为笔者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重要的民主理论,仅仅是因为笔者系盎格鲁—北美人,囿于知识背景,可资利用的民主理论著作均系英语写就。

一幅地图可以显示通往不同目的地的各种线路,但却不会告诉你应该选择哪条线路或以何种方式抵达目的地。与此类似,本书也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同时,如果笔者本人或读者认为,本书的讨论完全不受笔者的政治价值和各种民主理论倾向的影响,那就太天真了。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使这些观点得到更为清晰的表达,第8章《民主实用主义》将按照我努力想澄清的民主和各种民主理论来勾勒民主的远景。我将采用的政治理论来自约翰·杜威的《公众及其问题》(1927年)。尽管我并不想试图说服读者采纳笔者所欣赏的观点,但杜

威的实用主义仍构成了本书余下部分的研究取向。

2 这一转向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信念：政治生活中(与其他领域一样)实践和理论的主要任务乃在于解决问题。据此,第2章将列举据称一直困扰着民主的几个主要问题:民主将导致多数暴政、民主将导致政府的低效、民主过程中非理性的决策程序,以及其他一些挑战。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概述当前各种民主理论——自由民主、参与民主、审议民主,等等——的要旨,从中寻找资源,以应对上述一个或多个问题。这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框架,不过,本书会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游离于这一基本框架之外。

在最后一章,我力图展示,在抽象层次上被讨论的各种民主理论是如何被具体应用的。在各种可能的应用领域中,我们将以全球化为例来加以说明。第二个游离之处是,本书将处理一些特定、而且独立的理论问题。大多数的民主理论研究都是围绕着如下的主题展开的:自由与平等、权利、集体决策、合法性、正义与民主,等等。这些主题及相关主题将在相关理论的讨论中有所涉及,但有三个问题我们会在适当章节的附录中详加讨论。它们是: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第3章)、民主代表的概念(第5章)和民主的价值(第8章)。

尽管本书讨论的各种理论主要产生于20世纪中叶以后,但它们全都渊源有自,它们在历史上的先驱者如让-雅克·卢梭、詹姆斯·麦迪逊、伊曼努尔·康德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对他们思想的核心特征进行论述,这是第三个游离之处。在本章的最后,我将对三位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勾勒,他们是亚里士多德、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和约瑟夫·熊彼特,他们是今天的理论家们最常引用的对象。首先,我们应明白,如何思考民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是本书的首要目标。

界定民主

其实一直以来,人们并不是很清楚民主究竟是什么。当某些人表达自己对民主含义的疑惑时,他们显然不同于那些当代的民主理论家们。他们和其先辈一样,要么满怀信心地提出各种“民主”的定义,要么假定读者了解“民主”这一术语的确切含义,而直接论述民主的前提、价值及其问题。当我们审视各种人们信以为然的民主的含义,并对各种民主的定义快速浏览后就会发现,这些理论家们其实和某些人处于同样的处境,因为他们关于民主的界定五花八门(Naess *et al.* 1956)。

理论家们的自信很好理解,因为在绝大多数的学术活动中,他们的任务是回答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而且,他们在其职业生涯中很早就懂得不确定性对于其专业的风险。更有教益的是民主概念的分歧。我猜测,从根本上讲,这种分歧源于如下事实:几乎所有当代的民主理论家们都是生活在那些自认为是民主的社会之中,他们的著作也是关于这些社会的。因此,他们的民主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民主就像“正义”或“自由”一样,正如某些理论家所说的,是一种镶嵌在相互对抗的各种理论中充满争议的概念(这一说法是由康诺利提出来的,他是从加利那里借用了这一术语。Connolly 1993b, Gallie 1955—1956)。有一本书曾对当代各种民主理论进行了考察,考察的结论本身并不新鲜,但对作者和读者都提出了挑战:人们对于民主理论还缺乏共识。

一个测试

如果我们在民主理论的课堂上进行一个测试的话,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要求学生写下他们所能想象得出来的最民主的和最不民主的环境、制度或实践,历史的或现实的、虚构的或真实的均

可。本书的读者们可能愿意在继续阅读之前先参与这样一项测试。如果你这么做了,你会发现我们后面的讨论是富有意义的。我曾经连续数年在我所在的大学对哲学系和政治学系高年级的学生进行过这一测试,当我在日本和荷兰做访问学者期间,我对这些国家的学生也进行过同样的测试,我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根据学生的回答,我发现它们可以被分为两种类型。大部分的回答忽视了给出具体实例的要求,而是根据自己中意的理论给出一些形式上的特征。例如:

1. 小范围的参与式共同体 / 极权主义;
2. 每个公民都能参与政治决策的国家 / 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国家;
3. 保障个体权利的宪政制度 / 由个人意志或大众舆论进行统治;
4. 由社会的所有成员进行决策,而且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享有充分的资讯 / 专制,即使专制者是虚假意识的牺牲品时亦是如此;
5. 一个公共利益是由经过充分讨论后所达成的共识来决定的共同体 / 一个由统治者来决定什么是公共利益的社会。

如果读者按照我的建议进行测试时,他所提供的范例与此类似,那么,毫无疑问他为理论倾向所支配,但如果他试图将所例示的理论付诸实践,他将从中获益匪浅。虽然如此,只要承认这些理论都是从有限的例子中抽象出来的,这些回答仍会在民主理论的方法论方面给予我们某些教益。民主的抽象特征能让学生们采用两分法来划线:具备这些特征的就是民主的,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就是不民主的。同时,这一测试也使学生们意识到,民主是一个程度问题(用詹姆斯·海兰的话来说,民主的概念要么是分类式的(sortal),要么是量级式的(scalar),James Hyland 1995: 49—50)。很多人都同意亨廷顿的观点,认为政治世界

应该无条件地按照民主的和非民主的来加以分类(Samuel Huntington, 1991: 11—12)。上述第2和第3种回答就体现了这种两分法(但在第3种回答中,其意图必须被善意地解释为为民主开列的必要条件,除非它假定民主的权利也囊括其中)。

当然,任何抽象的特征都可被看做是一种理想类型,一个社会能否被接受为民主社会要视其接近这种理想的程度而定。但这又惹出了一个麻烦,我们必须清楚地说明,近似值如何来确定。除非我们检视具体的案例,否则这项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在第4种回答中,少数人可能比所有人更加理性、也更加具备充分的信息;或者,人们可能都只具备不充分的信息和不完全的理性(不完全的理性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或者,人们在某些事情上是理性的,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又是不理性的。在第5种回答中,在某些事情上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共利益可言,但和纯粹的罪恶相比,它要好得多,因而可能赢得人们的同意;而且/或者,只能达成部分共识,或讨论并不充分。第5种回答所展示的最不民主的情况提示我们,理想民主的核心标准是共识。第4种回答中最不民主的特征是不可预测性,因为它包含着两个民主失败的元素——专制和虚假意识。要给出具体的例证就迫使它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确度,或至少让理论在这些问题上保持敏锐性。

寻求实例的另外一个好处是,抽象的特征能在具体的实例中展现出它的各种可能形式,这就为争论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站在更加激进的立场上,我们可能完全不去争论某个实例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而是具体的例证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是否需要在抽象的层次上提出更加精致的分类方法,或者实例已经表明,应该以其他的方式来归纳民主的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例证清单来说明这一点,这些例证也是从一次课堂测试中挑选出来的。其中,前三个“最民主”的地方可以被视为上述第1种回答(小共同体的参与)的候选项,后面的几个例子则可以被视为公民参与的不同方式,他们可以在决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 a. 瑞士的州 / 地狱
- b. 以色列的集体农场 / 法西斯国家
- c. 美国或加拿大的选举 / 新泽西州内瓦克市最安全的监狱
- d. 公民投票(它常常被视为“最民主”的范例)/ 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

5 在本地事务管理委员会上依靠共识进行决策 / 竞争性的市场经济

- f. 由学生提出课程设置 / 由一个政党垄断墨西哥的权力
- g. 室友们通过友好的协商来安排日常杂务 / 警察镇压(新近的)学生示威
- h. 以共识为支撑的正面的竞选活动 / 有组织的男性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
- i. 在企业或大学录用中仅仅根据才能,并对所有人开放 / 严重的歧视政策
- j. 比赛中的足球队 / 高中
- k. 象群 / 军事院校
- l. 抽彩赌博 / 强奸
- m. 自由的市场经济 / 警察国家

这个清单中令人吃惊的是它的异质性,以及某些古怪的例子。这样解释其特征没有很好地反映出例子的提出者的想法(或动机)。如果读者试图自己找出一些例证的话,他们在解释这个清单时更可能对生采取一种善意的态度。要想准确地提出一个民主的原型的例子并非易事,因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而且,要完成这一任务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这些视角之间又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组合。因此,从 a 到 e 的最民主的例子和从 f 到 g 的最民主的例子相比,认为民主是一种形式上的或准形式上的东西。从 a 到 g 的例子都认为民主要求或本身就是某种集体决策形式。如果在 j 和 k 中也包含着类似的

决策,其决策也是附带的,它从属于例子中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协调的集体行动。在最后的两个例子中,个体独立从事的活动也符合民主的要求。显然,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对各种成熟的民主理论进行分类。

规范理论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当学生们被要求构想一般的(即使不是普遍接受的)例证时,常常显示出偏于一隅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上述来自学院的例子在结构上显得比例失调。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例子未免夸张,甚至有些稀奇古怪。世界上有那么多非民主的实例——残酷的极权主义政权、公开而彻底的家长作风,诸如此类——将镇压学生示威看做所能想象得出来的最不民主的事情就有些奇怪了。尽管从民主的观点来看,允许学生参与大学的课程安排是值得称颂的,但这很难说是所能想象得出来的最民主的事情。毕竟,这是一项针对大学生所做的测试。

在我所做的类似试验(既包括我所在的大学,也包括我在国外所做的试验)中,至少有三项特征值得注意:第一,正相反对的看法,也就是有些行为被一些人视为积极的,但类似的行为却被另一些人嗤之以鼻,甚至对之存在严重的歧视。如竞争性的市场,在一些人看来是民主的,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不民主的。学生们的不同看法其实反映了民主理论家们在这问题上的分歧;第二,在专业的理论工作者中,参与民主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民主最好运用于社区和小型的、相对熟悉的群体之中,但持这种主张的人只占少数,甚至是极少数。相反,在学生中,一般(即使不是全部)都将小群体的互动看做最民主的范例。

最后,我们在试验中很少看到,最民主的范例和最不民主的范例之间能构成光谱的两极,除非这些例子明显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一个在道德上是值得称颂的,一个在道德上是需要谴责的。这样,就有学生认为抽彩赌博是最民主的,因为它完全基于个体的选择,而且,它也是公平的,因为每一张彩票都具有平等获胜的机会;而强奸则是最极端的暴力和不平等的例证。在课堂讨论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对民主给出了高

度的评价,都认为非民主的情形是负面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并非所有的民主理论家,特别是那些早期的民主理论家,都会对民主作出正面的评价。

重要的理论家

和其他领域的学者们一样,民主理论家们在知识的长河中孕育他们的思想。就我们目前关注的问题而言,亚里士多德、托克维尔和熊彼特是这一思想传统中最突出的三位思想家,这是我们为什么在导言的最后要对他们的关于民主问题的核心思想进行梳理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在这些先辈们生活的时代,民主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的思考有助于我们从方法论上对如何思考民主这一问题进行反思,这也是我们要首先介绍其民主思想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4世纪生于马其顿,在其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他生活于雅典。亚氏领导了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对当时所知的每一个政治系统的历史都进行了描绘和勾勒。这项研究囊括了各种不同的政体类型,既包括希腊地区的城邦国家,也包括菲利普和亚历山大治下的马其顿帝国,以及东方和南方的那些相与匹敌的帝国。亚里士多德运用他超凡的、精细入微的分类才能,本着批判精神,对这些政体形式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并对各种可能的政体形式及其适用范围提出自己的见解。

粗略地讲,亚氏认为政府既可能由一个人统治,也可能由少数人或多数人统治;在每种情况下,统治又有正当和不正当之分。正当的(proper right)统治是指按照共同利益的要求来进行统治,而不正当的统治则旨在私人利益,无论这个“私人”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亚氏所谓的共同利益(common good)并非人们碰巧共享的那些利益,

而是对于共同体来说是善好的,因为对于亚氏而言,一个良好的共同体可以促进所有成员的幸福,可以让每一个成员充分地发掘他们的各种潜质,过上圆满的德性生活。

按此,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统治形式分为六种类型:君主制(royalty),由一个人按照共同利益进行统治;僭主制(tyranny),君主制的变态形式,由一个人按照其私人利益进行统治;贵族制(aristocracy),少数人的正当统治;寡头制(oligarchy),贵族制的变态形式;亚氏将多数人的正当统治称为“共和制”(polity),而将“民主”这一术语留给了共和制的变态形式(Aristotle, 1986 [c. 320 BC]: chapter 3 and 4)。这一分类的新颖之处在于,亚氏既没有将多数人的统治留给民主制,也没有将少数人的统治归之于寡头制(或它们理想的相似物),因为他认为多数人的统治和少数人的统治在本质上是穷人的统治和富人的统治,而在他看来,正如财富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一样,德性和高贵亦复如此,作为多数的穷人不如作为少数的富人高贵。

在这六种政体形式中,亚氏认为最佳的形式是君主制,由唯一而高贵的统治者履行其适当的职能;其次是贵族制。但是,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两种政体形式是很少见的,他列举了这两种政体形式一旦形成、随即退化为只顾谋求私利的种种途径。亚氏在对典型的变态政体形式进行排序时,其顺序正好和各自对应的正当政体形式的排序倒过来了,他认为在三种变态政体形式中,民主制是“最能让人容忍的”:至少从民主的自私统治中,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多数人的集体统治有一些独到的优势;多数人的不满可以受到抑制。这就是温斯顿·邱吉尔那句被广为引用的名言:民主是最不坏的政府形式。早在2000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将这层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

尽管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涉及了各种政府类型,但要从其讨论中提取明确的例子却并非易事。这部分是源于亚氏对经验细节的关注,这使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真实世界中各种庞杂的治国之术所具有的复杂性;同时,亚氏的《政治学》写于赞成民主的雅典,但他本人又认同